

## 晚明江南的市镇与士绅

□王淼

明代中后期，是商品经济和市场体系蓬勃发展的时期。尤其是江南地区的长江三角洲一带，一些具有重要市场的商品集散地应运而生。这些商品集散地逐渐发育成为介于州县和乡村之间的市镇，它们既属于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向上流动进入高端市场的起点，也是供农民消费的输入品向下流动的终点，其形成过程则与士绅的推动有着莫大的关系。但是，因为市镇处在传统的行政体制之外，难以纳入官府正常的管理范围，势必为官府的治理带来城乡二元之外的挑战。市镇亦因之成为一个标本，以市镇为视角，既可以观察江南基层社会演进的历史，也不难窥见市镇兴起所带来的江南地域结构的变化。

明清史学者杨茜的新著《市镇内外》，即是一部关注晚明市镇演进的区域社会史著作。作者主要从“内”和“外”两个方面聚焦江南市镇的发育与生长：所谓“内”，是深入市镇内部，揭示士绅阶层的形成，以及他们在市镇的发育与生长的过程中起到怎样的作用；所谓“外”，是以市镇的外部环境为切入点，剖析市镇自然生成的原因，官府针对城乡二元之外的挑战的应对策略和士绅的周旋谋划，市镇对晚明时期江南原有的社会秩序造成的影响和冲击。十六世纪以降，明朝开启了“早期工业化”的进程，在长江三角洲一

带，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逐渐减少，棉纺织业全面普及，商贸活动日渐增多，士绅阶层发展壮大……如此种种，无不凸显出市镇之于江南社会的重要性，亦因之使得市镇跃居为明朝基层社会至关重要的一环。

江南市镇的发育与生长，首先是与士绅的推动分不开的。杨茜笔下的士绅，大抵包括庶民大地主和科举入仕者两类人，庶民大地主积累财富的过程，则可以归结为三个方向：一是借助前朝积累的家底，在明代早期创市，取得致富的先机；二是通过王朝初创时期的土地开发得以致富，继而创市；三是由商业投资积累资本，进而成为市镇形成过程中的显要力量。而庶民大地主完成原始积累之后，也大都会向科举仕宦转型，因为庶民大地主要想保住既有的利益不受侵害，他们仅仅拥有财富还不够，还需要有权力的护持——科举成为推动家族向上流动或维持士绅地位的决定性因素，科举仕宦出身的士绅最终成为市镇权力格局的胜出者。

以嘉善的丁氏家族为例，丁家先祖以土地经营致富，在宋元时期已是富户。明朝洪武年间，丁长如被举荐为湖广黄州通判，丁氏家族就此成为仕宦之家，丁家人在地方的话语权和家族的经济实力均得到大幅提升。然而到了正德和嘉靖年间，因为赋税日增、徭役日重，失去庇护的丁家后人已然沦落到濒临破产的境地。直至嘉靖四十年，丁长如的孙子

丁袞以纳贡之例，为两个儿子换得了国子监监生的资格，其中一个儿子考中进士，丁氏家族才再次崛起，重新跻身于官僚精英阶层，获取了足够与外界环境博弈的能力，成为嘉善当地著名的士族。而丁氏家族也受到乡间倚重，其生活空间得到了更多的经营建设，可以说这一切均得益于丁氏家族科举的成功。

时值明代中后期，市镇这一聚落形态自行政体制外自行生长出来，而且具有数量巨大、发达程度高、功能显著等特征，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正是因为市镇不具有建制性，处于国家政策的边缘地带，没有相应的政治地位，所以它们在争取国家资源上不占优势，地方官员对市镇事务的处理手段也存在着“非建制”带来的盲点。当官府无法协调各方利益，乃至地方行政与朝廷政令严重背离时，端赖占据市镇权力格局主导地位的士绅望族居中调和，控制乡村集市，制定市场规则，影响周边区域的生活和文化……才最终成就了“自成一体”的市镇。

诚如杨茜所论述的那样，在带有明显人为“创市”痕迹的市镇中，权势阶层曾经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；而市镇的形成则又推动了地方力量的“士绅化”——市镇的形成与士绅的崛起互相成就，家族的命运与市场的生长彼此交融，两者既在多个层面决定市镇的发展样态，也共同构成了明代中后期江南市镇大发展的重要类型。



《市镇内外：晚明江南的地域结构与社会变迁》

杨茜 著

大学问 |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
聚焦晚明江南市镇的区域社会史著作，从家族兴替、经济发展、地理环境等角度展开，生动再现晚明江南市镇社会的立体图景。



《乌乡薄暮》

周蓬桦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本书是作者近十多年来专注于自然写作实践的一次集中梳理，也是其身赴东北森林和草原牧场进行深度考察的感受记录。



《有画至美》

《在艺术中自我疗愈》

吴克成 著

世界图书出版公司

两本书聚焦名画中“一瞬即永恒”的魅力，不仅追溯了主要流派的绘画史脉络，更深入剖析了艺术大师的个人成长轨迹与心理变化。

## 醉人的短歌

□王展

周蓬桦的散文集《乌乡薄暮》，以“我”的在场为圆点，以真实的“乌乡”与精神的“乌乡”相呼应。作家带着独特的发现与回味的视角展开，书写与“乌乡”的奇遇和对“乌乡”的全景观照。在他的笔下，“乌乡”是立体的，丰富的，更是独一无二的，是自然之乡，辽阔厚重，也是情感之乡，连接“我”的成长，亲人和特定环境下人的生活。简单的日常里弥漫着草木气息，同样酝酿出绵长的情感。

万物有灵，每一株植物、每一种动物，都有它生命的意义，都是生物链条上的一环。一滴水被我攥着，“一路上，没人知道我手里紧紧地攥着一滴水，我能感觉到它的存在。我知道只要我一松手，它就会变成一只鸟儿飞走，飞向群山。而我打算是把它放回河流之中”。树是这个世界里的骨架，是生命延续的支撑，我发现“在乌乡，连一片树叶都没有多余的纹路”。在这里，我学会“给秋天的草籽写一封信”“祝我的美美和它的如意郎君幸福快乐，生一堆可爱的小山狸子”。希望来到春天的土鳖虫能够活下去，看见雨水后土里冒出一批会飞的昆虫，青蛇从蛰伏中醒来，在道路上留下爬行的遗迹。渺小的事物个体，被作者捕捉，放大，它们精灵般地跃动着，生发出自然之美、生命之趣。

人是“乌乡”的核心，一切生活也是人的创造。作家笔下的人物有的正面写，有的侧面写，有的用闲笔勾勒出意想不到的效果。如《采桑葚的盲童》中，“我远远地凝视着她那一张充满稚气的脸颊，看到她的眼睛像镶嵌上去的两粒黑宝石，一动不动”。通篇写盲童的母亲，一直在铺垫，不言爱而通篇都充满爱，以盲童的出场收尾，留给读者深刻的思考。被“打劫”的四姥姥却要帮助“打劫”她的人，一位迎接了无数生命的老人更懂得助人之乐。孤独的老猎手充满自责，但有尊严，“他像一只衰老的断腿蜘蛛，蜷缩着自己的胃囊”。《老姑的春天》里充满思念与疼痛。姐姐的人生像“戳穿了包装华丽的谎言，像父亲创作的一首失败的教育诗”，反思父亲的教育。他写盲琴师和我的朋友乌力。每个人都是传奇，每个传奇都充满智慧与勇气。温情中也有悲凉，“要知道，经过去年的几场暴风雪，许多人已喝不上一杯新年的春茶”。余音袅袅，回味悠远。

散文家丁建元说：“好散文关键看语言，好的散文语言都是带钩的。”这部作品，加深了我对这句话的共鸣。周蓬桦的散文有着诗的质地，又裹满人世间的深情，每一个故事，环环相扣，每一段语言节节相连。“乌乡”之地，人、山、动物与植物没有主次，只有和谐共生，《会跑的人参》《采柴果的人》写人与植物的故事，《狼吼月》《深夜的猫叫》《三声狗叫》写人与动物的关系。他写树，写到松脂、松油、松香，写白桦树，写白桦林灯罩幸福的味道。生态之地，人们深深懂得敬畏自然、守护自然的法则，同样也会赢得自然的回报。“人在山上说话，哪怕声音不大，也会像石头一样滚下山坡，发出骨碌骨碌的声音。”这是一个相通的世界。

大山深处的“乌乡人”并不封闭的，他们有开阔的胸怀，有好客的热情，真诚迎接每一个走进这里的人们。人的涌入也改变着“乌乡”，人与环境是一个长久的新命题。

周蓬桦笔下的“乌乡”像一件神秘的外衣披在心上，好久走不出他的语言世界。这些短小精悍的短章，如一首首短歌，有着十足的精气神，迷人入心，读一遍有一遍的感动。小散文之魅，在这部作品中极致地呈现出来，欣欣然。

## 在至美名画中自我疗愈

□郭春艳

艺术鉴赏和心理本属两个不同阵容，而在最新出版的《有画至美》和《在艺术中自我疗愈》两本书中，作者吴克成以心理咨询师的视角来解读画家和画作，打通了艺术鉴赏和心理之间的壁垒，读来耳目一新。

两本书的突出特点是“美”。正如作者在《有画至美》一书的自序中所说：“这些画家及其作品都曾‘惊艳’到我。”两书共选了二十三位画家，跨度从文艺复兴的米开朗基罗直到现代具象画派的弗兰西斯·培根，绘画史中的重要流派几乎都有涉及，作者在书中顺理成章地加入了绘画的历史演变以及各流派的特点，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，不但放松了身心，也对绘画史以及各流派的特点有了深入了解。作者每每表达自己的“感觉”以及由“感觉”引出的观点，还会引用世界著名艺术史家的著作来印证，“感觉”一下子变得有理有据，让这两本书不但可以消闲，也兼具了史料价值。

作者有着15年心理咨询实战经验，熟谙心理学体系、流

派、主要论断，对艺术也有敏锐的鉴赏力。于是，他隐入二十三位西方艺术家的成长经历、内心深处，在其画作中，探寻他们的性格、家族背景，他们父母的性格，他们与父母、姊妹的爱恨纠葛，他们的婚恋史，他们与其他人的关系……作者把他们当成走进自己咨询室的来访者，与其促膝长谈，彼此为镜，以“美”为线索，以“感觉”为触媒，探析名画的审美内涵，探索画家的心理轨迹：波提切利的迷惘，卡拉瓦乔的真实，米开朗基罗的执念，弗里达的坚韧，浮世绘的贪欢，印象派的烟火人生……名画中深藏的生命隐喻与人类宿命，画家的创伤、缺陷、困境的成因，画作背后的心理秘密，就这样被作者析离出来，做成药丸。

《在艺术中自我疗愈》一书中，作者写道：“假如读者也能把这本书当成一面‘镜子’，看清这些画家的创伤、缺陷、困境的成因，看清这些画作背后的心理秘密，以此对照自己的言行模式，也许会对自我的言行模式有新的觉察，由此不必走进咨询室，在翻看画册时就可以放松身心，突破经验的局限，开启自我疗愈之旅。”

作者洞悉艺术大师作品之“美”，探寻其背后个性心理的“不完美”，既免于艺术评论的空泛审美，又跳出心理学著作的理论说教，平易通俗，唯美亲近，读者以此为镜，便能观照自身，从而发现美的共情力，提升艺术鉴赏力，对构建健全的人格体系大有裨益。